交通公司 經售電氣材料各牌單車鋼絲五金各貨俱全 自設公司設春熙路 分售處少城公園對門

各種公文表冊 精印 任憑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華興下東大街 石印鉛印 社址六十號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登廣告以五十字爲限每日收費壹元 如長期面議 優待另有特別

啓事 李萬利長榮失章申明
本號開設成都…… [illegible]

二、買置田土，是非常穩固
租合拍賣有介紹部啓 儲有介紹買賣抵當不取佣費
程，承索即奉
四・行址南新街四十號
（二）買賣貨品 具，飾品，器石，證券，金畫，古玩，書 對相當，值價 的？

笑笑笑
太太外史真正妙 精彩處笑掉牙 看起來並不偷 又都可看老幼都可瞧 成都社會黑幕 知道書存無多要買請早 每部定價四角 本報代售

白濁靈根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五角 主治 淋濁不通，二期房勞 初期淋濁，痛淋 …… 總經售 成都城守東大街 春熙路 華春藥房總府街口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貳年拾月叁拾壹日（星期貳）

成都新聞

第一九二三號
社址 東御街貳壹貳號
每份售錢二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新民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二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北平二怪

石猴有靈遠近往膜
少女辮髮夜被截去
幼童發昏黃龍附體
姑妄誌之 轟動遐邇

本報北平通訊 本埠日來發生三樁怪事，鬨動遐邇，茲並述此，姑誌其妄，

□（一）南門外猴子石地方，原有孤石一塊聳立河邊，遙望之，狀似猴，因此得名，不料日來發生一種謠言，傳說石猴顯怪，某夕竄至河邊船上竊食，舟人驚起尾追，一趕至河岸上，及追近，乃石猴也，由是鬨傳遐邇，迷信男女紛乞前往求治病疾，與石猴滿身盡纏紅彩，香燭繚繞，深宵猶有人絡繹不絕云，

□（二）小東門出城正街，有周宏發柴行店主女名音併，二九年華，平日端靜無華，倘結髮辮而未剪，距昨（二十）女忽覺髮際微動，隨手摸去，已被剪去一綹，其母初尙以爲鄉里女伴故弄狡獪，嚴詞痛詈之，不料入夜女伴母同宿一室，夢中喁語，有人驟剪伊髮，茲毋驚血執燈察視，則見春併之辮，如同刀斬，剪下之髮，除床邊散有數根外，餘皆失蹤，旋滿屋細察，見室隅壁縫，穿有一莖，因房門未開，逆料必由此出，現周家人等，以爲係狐仙作祟，正延巫師禳解，親友多往探視，戶限爲穿，

□（三）又北門外朱家花園附近毛家巷居戶陳文希，其子名賤兒，年十四歲，近神經昏亂，自云係黃龍大聖護身，能醫疾病，當引得遠方男女前往求治 此子平日不知醫，茲竟於人叩求，忽能開方，誠堪詫異云，

假 續

笑儂

，或使其行動亂爲，而後始成棟樑者，此皆天定有數，即聖賢亦不能以理討，而豪傑更不能以力爭，抑或天地之生人，不能以一事發其成功，而必使之落流人間受盡艱難而後成器者乎，抑或不能以立志之堅決，而盡者萬事如意乎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因之其身，行乎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誠哉斯言，我則信之矣，且夫我之恨者，舌之不長，然舌之不長，理應怪天，而天之生人，雖有富貴貧賤之分，并無長舌短舌之別，如此，然則理應怪人乎，而舌爲口中之物，唇齒包之，他人又何得而助其長焉，如此，然則理應怪己乎，夫天既不能生其長，而人又不能助其長，己則應設如何辦法，應設如何思想，而能使其自長歟也，若割狗舌以配之，則又顏色之奇 大小之分，迥然殊我舌人不相同者也，不然，我口中之舌，不滿三寸，說話之間 不出唇肉 又何得而能伸出喝舐也乎，言念及此，不覺爲之憤慨也，天既不與我以長舌，又不假我以甘言，則天之生我，我之爲我，人之笑我，是絕路一條也，豈不悲乎，嗚呼，時耶命耶，隱恨而在心耶，竊耶苦耶，流落人間而不悔耶，

小舞台 伍員吹簫

續

（白）某伍子胥，自劉專諸賢弟，來至吳都，殊被寒病打倒，一臥月餘，幾至不起，現雖痊愈，奈時舛運蹇，囊金盡淨，英雄知志壯士無顏知，巴誰識 令人時有野莩之憂，舉目非親，雖道坐以待斃，故留世子照料寺門，看守行李，某不免取簫吹歌，乞食吳市 或求偶遇知音 及有知音，也未可見得，

正是，佩劍離三尺，吹簫爲食惶，無時忘楚恨，有意待吳王，（唱二流）黑胎氏且餓死首陽山下，晉文公乞五鹿一塊土巴過瀨水某曾經徹過一吓 焉能夠繫而不食，吾豈匏瓜，（齊介）此地便好，待某取簫歌來，謳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鄭身無依，千年萬古懷復悲，父仇不報何以爲生，（上四百姓一介）（哎呀）這一支簫吹得好聽，我們大家來聽一聽，（一介）這個雖郎都還局面像是才打濫杖的，（三丑介）這人我認得，（衆介）你認得，倒是做啥的，（三丑介）他是燈影班子上當軟長面的吹哥，（四丑介）你們看他那支笛子怎麼嘛起吹，（一介）你鴐不燥，又道橫吹笛子順吹簫，（伍介）咳四百兆人誰爲知己好不難哉，

光怪陸離的 上海之一斑

祥生汽車 最有權威

除了自用汽車以外，還有營業汽車，而上海汽車營業之提有最高威權者，就 祥生汽車者，假如旅行到上海的人們，無論是在碼頭上，是在車站上，都可以看一部部的汽車很整齊的停在那裏，每一部汽車上都有祥生汽車行的標字，價錢並不怎樣貴，一送一元，每小時三元，可是過一分鐘就得花兩點鐘的價錢了，并且是很方便的，只要你通電話四萬號，無論你在什麼地方，只要告訴他到什麼地方接你，不要費五分鐘就可飛馳到的，因爲祥生汽車行的分號太多了，聽說共有十幾處呢，上海人的愛好是捉摸不定的，但是有唯一的路線就是向所謂摩登的奢侈的路上走，這是從他們那玩的一項可以表現出來的，跑狗場的開設，迴力球場的應景，此外還有什麼…等的玩藝兒，在最近的上海的人們—有錢的人們—都玩着摩的勾當呢，

按摩院的 廣告誘人

按摩這種玩藝兒聽到人們的耳朵裏，在心理的癢癢的，說不定結果要嘗試一下，作這種生意的小商人是再也機靈不過的了，所以在上海的北四川路一帶按摩院的開設，至少有十幾家，生意都是興旺的，他們的廣告術之精，令人佩服到五體投地，我在靶子路上一家名叫土耳其按摩室的門外，有這麼一個廣告，「本室有按摩室九間，按摩女九人，

未完

出題擇夫婿

摩登女子林香嬌 試題爲「何謂夫婦」…

廣西通訊，潮安城北濠路蓮花井巷少女林香嬌，年華二九，短髮時裝，窈窕多姿，曾肄業某女校，嗣輟學在家學繡，女伴中知其識字，倩其歌唱彈調，音韻絕佳，極爲閭里所稱道，父母所鍾愛女由是以才女自居揚言婚姻非經本人同意，絕對否認，月前有媒介南門外少年李某與嬌論婚，李在汕任某洋雜行職員，年二十許筆下頗通順嬌先請宜面議許當屏入選乃約會於中山公園，且成之後，各如心願，越數天擬定期納彩，嬌又言非有黃金頸鍊爲聘，毋提婚事，李從之，約站定，迨數天，嬌忽異想天開，再言於父，謂李郎丰度雖佳，不知是否繡花枕頭，夫婦百年大事，不可輕率，旋邀之至家，親試其才，否則當生異議，乃父無法，姑徵之李，李亦道肯，欣然而至，此時其鄰已遍傳遐邇，好事者爭往參觀，李既至，先謁家世，後嬌出試題云，「何謂夫婦」李批筆答曰，「五倫之道，首重夫婦，必夫唱婦隨，琴瑟譜叶，而後家道成，」嬌閱竟，薄嗔曰，君言過專制矣，君知現在男女是平等，何以言夫唱婦隨，須改爲夫婦合作，方爲合式，觀者皆捧腹，而一對未婚伉儷，亦各微笑而散 聞已定候月實行結褵，亦韻事也，

聞

有生殖器三 怪胎

梟江訊，盧墟區港灣村王姓產婦，懷孕已十月有 忽於前日腹痛如絞，旋即產一怪胎，頭頸，胸腹，四肢，完全與常人無異，惟後面多一臀部前有生殖器三，兩旁則具男性模型，中係女性，小便時祇從左面生殖器內排洩，中右閒徒具形式，竅塞不通，其父認爲不祥，擬甕而葬之，乃母不忍，卒仍撫養云，

春熙南路 大中國理髮公司 裝修工竣 即行開幕

光明影院 俠盜盧賓
智育影院 啼笑婚緣
小舞台合訂本已經出書 預約諸君請來購書 每冊售洋四角
評書 揚嘯天先生 每日午前在灶君廟街一明茶園主講 火燒平陽
全部 玉獅帶 茶樓主講 平安 一明茶園同啓

成都新聞

產科聖手
韓朝宗 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二十四號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十三回 一醉樓三俠救駕 五虎村四惡伏誅

白家弟兄．乃本縣巨紳．又是朝廷名器．豈有此事．這六人明是大盜．見財起意．打死白舉人．並敢拒捕．殺傷多人，貴訊辦案．怎的如此糊塗．快將白氏弟兄釋放．把這六人．與我鎖起．天子在旁．聽見知縣如此說法．龍顏早已大怒．便叫蕭方．將知縣抓過來．緩他嘴吧．蕭雙趕到背後．兩手一反．把知縣輕輕提了起來．跪在樓板上．將刀放在頸上．差役方欲上前．蕭方大叫道．誰敢動手．先殺狗官．接着一邊一個巴掌．打得牙血長流．知縣連聲叫苦不已．差丁在旁．碍於投鼠忌器．只有看着不敢上前．天子氣方平下．便與武官道．你叫甚麼名字．當的甚麼官兒．快快說來．那武官聽見言語如此唐突．孤不好十分發作．便放直大聲道．我是靈寶縣汛官．姓史名天彪．本是武舉出身．在此已八年了．天子聽他明聲朗氣．聲如洪鐘．龍心大喜．便指着羅燕說道．他便是兩河總度使．張坤的老師．你快把這一起人犯．連同縣官．帶回衙去．就命你暫署縣缺．羅燕聽天子如此說法．深恐誤出別故．急向史天彪道．我們同你一路．到縣衙門去．你們靈寶府知府．他同我相好．我這裏寫封信去．請他即來．史天彪半信半疑．羅燕便附耳向蕭方說知．現在事已至此．若不說穿．決難收拾．你快去叫知府．迅速來到．蕭方便命役云．押着知縣．回頭向史天彪道．你們在此等着．我去請知府來就是了．知府靈寶府知府．名叫陳祖厚．本是翰林出身．這日正在衙內辦公．忽聽說人稟報．說是山東節度使．派人來此．有要話面講．本來他同徐公．在翰林館時．很是相好．聽報那敢遲延．急叫快請．蕭方見了．說明實情．陳祖厚嚇得屁滾尿流．連忙乘轎．同定蕭方．一路來到．上了酒樓．一眼瞧見皇上．同越國公．因爲蕭方說過．不能行大禮．只是行了常禮．跟即吩咐將白彪連同縣官．一併帶回丟監．就請君臣到衙住歇．羅燕道．我們就要起程．所有白家村四個惡霸．就在此地正法．家產充公．縣官重責革職．汛官升任知縣．酒樓一切損失．照價加倍賠償．并派安員隨同廟籬將女兒取同．并優予賞賜．以旌廉節．陳祖厚諾諾連聲．君臣六人．這才下樓．蔡飛龍三人．心中很爲詫異．又不便明問．只得分別面去．君臣三人．加鞭前進．行不數日．已抵長安．羅燕留蕭方．住在自己府內．親身護送天子．由後宰門進宮．歇宿幾日．取了免朝牌．清晨金鐘三響．德宗臨朝．早有盧杞出班奏道．山東節度使徐明廣．專恩濫職．在山東地界．枉殺良民．暗通大盜．刺傷臣子文龍．幸虧縣宰拿獲首凶．該徐明廣袒凶不辦．并縱知縣撤職．又秦國公馬成龍．教子不嚴．強佔臣子聘妻．晉松鳳爲妾．與徐明廣狼狽爲奸．請聖上乾斷．將二人治罪．爲臣子申雪．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德宗暗中好笑．尚未開言．却見馬國公出班奏道．臣子在家攻書并未出京．盧太師揑詞陷害．請聖上處以誣告之罪．盧杞急道．汝子現在山東．何得欺人．馬國公怒道．我子在外．願斷項上首級．倘若我子在家．太師敢與我賭首級麼．盧杞見他知此說法．反轉怔着．默默無言．米勝見盧杞說不出話來．深恐百官恥笑．急出班奏道．馬國公之子．確在山東．若與太師此賭．臣願作證．盧杞聽見米勝這話．立時又胆壯起來．正欲開言．忽見越國公奏道．馬國公乃託孤老臣．盧太師乃當朝宰輔．豈能以性命作兒戲．依臣愚見．賭銀一百萬．臣願作證．羅燕道一本．正合德宗心意．因爲德宗雖知盧杞之奸．然並無謀朝奪位之事．不過排示異已而已．更何況他的女兒．又正得着寵在．明知他要賭輸．所以猶豫．及聽羅燕所奏．正合心意．便道．羅卿所奏．正合孤意．即命黃門．將馬愛卿之三子．齊宣詔上殿．不到一時．鎮爵大公子馬文芳．二公子文秀．三公子文炬．都到殿上．俯伏見駕．盧杞米勝．一見大驚．尚欲強辯．忽聽德宗道．太師誑本欺君．本欲治罪．姑念年老．着即從寬免議．罰俸三月．賭銀限日送交馬府．不得違延．米勝降三級留用．并加封蕭方．爲御前帶刀四品護衛．即命羅燕宣旨．天子正欲下殿．忽然侍臣奏道．宗人府王爺．在午門候旨．德宗一聽．就知招鳳抵京．當即傳諭．在昭和殿便見．說罷．退朝入宮去了．却說李義同着文世云．一行五人．由濟南起程．沿路無事．這日行抵黃河．天色將晚．渡過黃河之後．已經黑夜．不便行程．就在河岸．一家棧房．駐宿下來．么師看好房間．招鳳娘母二人．同駐一房．李義同文世云駐宿一房．所有護兵．便分佈房外．輪流值門．李義這夜．格外警神．爲恐想着黃河水賊甚多．萬一出了岔子．那還了得．誰知不出所料．黃河的水賊倒莫有來．却來了一個採花之賊．

未完

三奇逢 （笑儂）

錦城北郊四十里有桂湖，桂紅兩岸，綠水環迴，牟郭牟村，宜晴宜雨，衣香鬢影，綠水紅園，遊人既衆，韻豐乃傳，有余佰如者，富家子也，其父僑寓重慶．牟前偕母來省，就學於市之某大學中，嘗聞桂湖之勝，心焉慕之，乃乘暑假之暇，約同窗數輩．趁長途汽車，聯袂而赴目的之地，及桂湖在望，乃捨車而步，藏欣載奔，聆靚麗登仕女，攘來熙往，鶯匕燕匕，綠瘦紅肥，乃僱小舟一葉一唯歎乃放乎中流遂泊於泳棚之下飄飄乎心曠神怡有瀟灑出塵之想，乃謂曰，風月雙清兮水天一色，予懷渺渺兮[illegible]，歇能，忽聞清脆之聲，曰於戲歡也，如循聲覘之，乃一及笄少女，梨渦淺笑，鳳眼斂黛，方悅已而笑不禁神爲之往，因而謂之曰，女士亦諳此乎，女笑而弗答，如遂詢其姓字，女自言慕蘭，父名胡偉伯，經商市西，妾夙嗜山水，暇輒至此遨遊，方言間，一伴忽促之曰，夜深矣，盍歸乎，乃返掉而去，時女猶秋波遠送，若有無限深情者，如更惑之，返家后，寢食俱廢，寖成病，病且劇，如有姑，愛如甚，適以暇來省遊，甫入門，悉如疾，乃入慰如，時如方昏睡，夢中呼慕蘭不已，姑異之，醒乃詢其所以，如知不能隱，乃語之，姑聞而笑曰，偉伯女公子慕蘭乎，斯事可諧，而汝疾可瘳矣，蓋偉伯爲吾小姑之夫，且慕蘭現尚待字閨中，吾可爲汝玉成之也．翌晨，如姑乃匆匆馳赴小姑家，偉伯適在，乃具道來意，偉伯夫婦亦驚喜，遂允之．越旬餘，諏吉成婚，三星在戶，百輛迎門，如以目的既達，疾即霍然．乃於蜜月之時，設筵於桂湖，以誌其巧遇云

駭人聽聞之 雲南蠱惑

本報雲南通信，雲南人多畜蠱，風盛於滇西大理一帶，其法捕毒虫百餘，于夏至正亥時瘞於一器咒而埋之室中，百日後漸遞相食，而至剩一虫，名曰蠱，每夜咒而放之，則火光一點，飛升空際，即散如閃電，專食人家小兒，食男則產金，食女則產銀．滇人蓄以爲

生財之大道 也，惟所食者只未過三歲之小兒，如過三歲則不能食矣，蠱虫有蛇，蜈蚣、蜘蛛、蟾、守宮等類

如受蛇蠱者，則被食臟而死，如受蜘蛛蠱者，則左手中指被咬傷而死，受者守宮者，即舌腫黑而死，受蜘蛛蠱者，心口隱隱現一紅點而死，受蟾蠱者，渾身青藍而死，

其預防之法，如此地發現，則用琉璜塗腦際，遇蜈蚣蠱則用雄雞冠血塗心口，蠱觸亦忌，自不敢食蠱，蠱其

槍砲與爆竹 當其化成爲光一點，飛升空際時，用槍擊之，雖不能中　亦常被鼓盪下地，即現原形，若用足蹴斃，畜蠱當病百日而後愈，

舉而投諸火 蓄蠱者病七日而死，或鼓盪下地時墜於水中，雖竭澤亦不可得，畜蠱者人知，每夜出，

在岸畔持咒 四十九夜，則蠱自飛回家，可再縱之以禍人，前時歷任官府嘗出示者嚴禁，而蓄者甚秘，禁者自禁，

而蓄者自蓄 也，近日槍砲盛行，各民兵閒一有發現，即於夜間荷槍四出窺伺，故蓄[illegible]之風，今亦稍殺矣，